

一藤秋甜黄河畔

□张瑞秀

夏末沿黄河而行,车过托克托县郝家窑村时,视线正随流水漫润河岸,忽被路边连片的葡萄藤牵住。青绿色的串儿密密匝匝缀满枝头,像攥着一整个夏天的青涩,风一吹就轻轻晃,晃得人指尖发痒。我当即暗许:等秋风吹熟这满藤绿,定要来尝尝这份酝酿的清甜。

转眼金秋已至,得一日空闲,驱车往黄河岸边去,没多久,远远便见郝家窑村连片的葡萄架在阳光下铺展着翠绿的光。

我们选了一家名为“渔香村”的葡萄园。爱人说此前曾和朋友来过,这里既能采摘葡萄,又能就地用餐。车子刚停稳,清甜的果香混着黄河水特有的湿润气息,钻入鼻腔。我们选了临窗的座位坐下,点了当地的招牌炖河鱼、背锅烙饼,还有汤色红艳、油而不腻的粉汤。不多时饭菜上桌,主人还额外送了份新鲜葡萄。吃到酣处,偶然低头,竟瞥见手中瓷杯上印着“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抬眼望向窗外,葡萄藤在风中轻晃,远处隐约传来几声虫鸣。

走出餐馆,我们沿着葡萄藤架间的小径缓步前行,阳光穿透层层叶片,在地面织出细碎光斑。风过时,藤叶簌簌作响,一串串葡萄在枝头挤挤挨挨,饱满的果粒裹着薄薄白霜,惹得人垂涎不已。不远处,几只蜜蜂在藤蔓间嗡嗡穿梭,为这幅丰收图景添了几分灵动。

悠然信步,目之所及满是田间的安闲景致,脚步也随之变得愈发轻盈。这边,采摘者穿梭在葱郁架下,指尖轻捏果柄,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的果实;那边,葡萄园主们围坐在简易棚架下,正忙着将刚采摘的新鲜葡萄打包装箱。他们戴着薄手套,麻利地翻检每一串葡萄,仔细剔除不够饱满或带斑点的果子,动作娴熟又专注。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们索性放慢脚步,决定再往别处走走,好好瞧瞧郝家窑村田园间的丰收意趣。

不远处的黄河静静流淌着,在阳光下漾着粼粼波光。我们循着水的流向往前走,不多时便看见“山梁梁”的牌子立在公路对面。刚落下车窗,就被一阵洪亮的招呼声猛地拽了过去。“哎!小伙子,下来看看呗!咱这儿的葡萄甜得很!”她嗓门洪亮,笑容质朴,一边引着我们往路边的小摊走,一边絮叨地介绍:“左边摆摊的是我侄儿媳妇,我们这几家户户都靠种葡萄过日子。我寻思着光卖葡萄不行,又在园子里种了些八宝葫芦,熟了当个装饰多好看。”

她的话语里满是真诚,像邻里拉家常般亲切。我们被这份热情感动,当即决定去她的葡萄园逛逛。大姐一听,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连忙掏出手机拨通电话,对着那头大声喊:“老伴儿,我这边来客人啦,快来路口接一下!”挂了电话,她又热情地指着前方蜿蜒的小路,满眼期待地等着家人来领路。

跟着赶来的王师傅七拐八绕进了园子,藤蔓交错的绿廊瞬间将暑气隔绝在外。王师傅黝黑的脸上推着憨厚的笑,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葡萄串,如数家珍般介绍:“这串裹着白霜的绿果是阳光玫瑰,你们凑近闻闻,是不是有股淡淡的玫瑰香?”他又指向另一串,“那串紫黑发亮的是夏黑,纯甜无籽,一口一个过瘾。”

成串的葡萄垂坠在架下,紫若玛瑙,绿如翡翠,沉甸甸地将藤蔓压得弯了腰。藤蔓间的风裹着浓郁的果香漫过脸颊,那果香里藏着黄河水与阳光交织的气息,凉意沁心。

我忍不住摘了颗阳光玫瑰,一边蹭掉薄薄的白霜,一边听王师傅娓娓道来。他说:“咱这葡萄长得好,吃着甜,全靠这黄河水养着!”说话间,风从河面漫过来,葡萄叶沙沙作响。那一刻,只觉这秋日的甜意,是黄河赠予的最珍贵的礼物。

回去的路上,爱人把刚采摘的葡萄递给我,清甜的滋味在舌尖蔓延,像黄河水轻轻漫过河岸。

炊乡烟土

说起优质大米,人们总会先念起五常的稻花香、盘锦的蟹田米,却不知在科尔沁沙地西缘、赤峰市翁牛特旗东部的土地上,还藏着一处孕育好米的秘密。

这片被西辽河滋养的土地长出的稻米,早在2019年便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更妙的是它的名字“红山稻”,藏着厚重的远古文明。这里曾孕育出璀璨的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在这里腾空而起。那些刻着之字纹、龙鳞纹的陶器,泛着时光光泽的玉器,都在悄悄诉说着与这片土地几千年的故事。

深秋,攀上乌敦套海镇孤山子的峰顶时,秋阳正斜斜地搁在天际,几分暖意泼洒在温暖的岩石上。阵阵秋风卷着稻穗的清香吹过来,拂过面颊,掠过耳际。细碎的鸟鸣和着稻穗有节律地摇摆。

此刻,登高望远的我,双眼像被无形的符咒定住了,那铺向天际的金黄漫过视野时连睫毛都忘了颤动。呼吸也似被什么悄悄攥住,原该起伏的节奏忽然滞了半拍,生怕一呼一吸间会惊散这满目的橙黄,惊碎这铺到天边的温柔。

你看,沉甸甸的稻穗弯得直不起腰,每一株稻穗都攒着饱满的颗粒,阳光一落上去便漫出金色的光晕来。风过时,披了锦缎的田畴随着风的韵律,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浪连着一浪,一层叠着一层,往远处涌,直到目光模糊才消失不见。

北方的农田大都拥有这股气质,纵横的田埂像我身上的格子衬衣,笔直的经纬把无限的金黄切割成方的、长的、菱形的模块,有的地块里还有一点未褪尽的青,就像水墨里不慎滴入的绿,反倒映衬得那片金黄愈发厚重。

秋风起,稻浪又跟着晃动起来,恍惚间我竟看到一位南国美人,许是刚从江南的烟雨中来,袅袅婷婷间,竟带着水乡的温润和华贵。可她似乎并不介意扎根在这塞外开阔的旷野里。她不簪花,不描眉,就披着这一身金灿灿的秋装,任风拂过发梢,把婀娜之姿投在田埂之上,看得人赏心悦目。

其实,首次与这几万亩稻田邂逅,是在一个暑气蒸腾的夏日。那时,风里虽没了秋日的清冽,却裹着稻米的清香。与铺天盖地的金黄不同,十几万亩稻田正沉浸在夏日盛大的青绿中。

还是这些纵横的田埂,一样裁出方的、长的、菱形的板块,但不再是蜜色的锦缎,倒像是被谁铺开了千万块翡翠,绿得透亮,绿得让人心慌。面对无边绿意,



红山稻记

□于丽红

我吟起徐玑的《新凉》:“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田畴里自然是蓄着水的,不然稻禾怎会绿得这样水灵呢?日光穿过树的缝隙落在稻叶上,倒也真应了“日光穿树晓烟低”的意境。侧耳细听,果然有鸟的啼声从山坳里荡出来,清亮亮,脆生生,这不正是“飞过青山影里啼”的完美复刻吗?感叹诗人的文字功底,短短28个字,道尽了大地之美、自然之灵动。

其实,红山稻的种植史,早在明代便已埋下伏笔。

那时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沿岸,湿地如毯,沼泽星罗棋布,游牧民族的歌声与流水声在旷野交织。明代朵颜卫治下,曾有从燕山以南来的农人试着引种水稻,可是苗株虽能抽穗,穗粒却始终灌不了浆,最终也没能结出饱满的稻谷。

转机出现在清代翁牛特左翼旗札萨克罗达尔汗贝勒治下,这一次,稻种在草原扎下了根,试种终获成功。清朝时,翁牛特旗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南岸,禾苗再度扎根,当第一茬稻谷沉甸甸弯下腰时,稻穗再一次在西辽河畔落下了籽实。

自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冲积出的广袤平原上,稻花香开始漫过田垄。这片土地长出的翁牛特香米,便是后来的红山稻。它们曾循着驿道直达京师,进入清宫御膳房,让塞外的稻香,飘进了紫禁城的烟火岁月里。

时光落下的街巷

□安宁

话,祈祷寒冬过后,它们在夹缝中可以继续沐浴春光。

我们也会仰望那些被大风或小鸟种在屋顶上的灌木。它们在远离大地的水泥缝隙里,寻着一点岁月落下的尘埃,借助稀薄的营养,艰难地向上生长。它们比墙角的野草,享有更多的阳光和雨水,于是,它们的根基扎进坚硬的墙壁,将它们撑破,又钉子一样与水泥融在一起。有时,大风会一夜间将它们摧毁,但过了没多久,断裂处又会生出新的嫩芽,不消几个寒暑,它们又站立在屋顶,接受每个路过的小孩子抬头时的惊呼和赞美。

我们还捡起一截枯枝,在雪地上写下一行字,画一个微笑的小人,一个大大的爱心。阿尔丽娜轻轻拂去栏杆最上层的雪,伸出舌尖,将一口雪含入嘴里,又做出心醉神迷的表情,仿佛她吃下的是一口甜美的蜂蜜。她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于是汽车后备箱上、单车把手上、松针上、倾斜的电线上,都有她舌尖舔过的痕迹,好像落在不同角落的雪,会像货架上缤纷的糖果,有着不同的味道。

这不长不短的一程,只见到一只小狗,它和我们一样,仰头注视

着无数飞舞的精灵,发出惊奇的叫声,而后继续踏雪飞奔,将一串纷乱脚印,留给白茫茫的大地。

小卖铺坐落在一棵大杨树的后面,店主是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小卖铺的右侧,是利客超市、老百姓市场、馒头店、鸭饼店和煎饼店;左侧则是一条陈旧的巷子,里面有大众浴池、快递驿站、米线店、棉被店、彩票店、焙子店、五金店。在没有改造之前,一到雨天,巷子里就满地稀泥,人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着,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头。这些店铺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杨树下巴掌大的小卖铺,却始终都是那对老夫妇。

小卖铺的陈设老旧而又单调,但也隐藏着出其不意的老物件。顾客走进这家很像违章搭建的街边小卖铺,会有乘坐时光机穿越回20世纪80年代的恍惚。所有货物都堆积在简单的货架上,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纸、打火机、洗头膏、洗洁精、肥皂、口香糖、火腿肠、水果罐头……日常所需,竟都能买到。老头身体硬朗,叼着烟卷坐在躺椅上,悠闲地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老太太则弯着腰,慢慢地走来走去,招待着零星的顾客。

风且吟听

光,而今,由一株株饱满的稻穗接过了远古的薪火,以“红山稻”之名,在生态与发展的交响中生长得愈发蓬勃向上。

翁牛特旗人懂得这份珍贵,便把“绿色、有机、健康、原生态”刻进了种植的每一个环节。不施化肥,改用腐熟的农家肥养地。不用除草剂,请来稻田鸭啄食杂草。灌渠里流淌的是经过层层过滤的河水,春寒时引午暖阳晒过的水。田埂上插着监测牌,记录着土壤酸碱度、水质透明度,也记录着“生态优先”从来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

近几年,翁牛特旗水稻种植面积持续增加。万亩稻田在大地上铺展成浓绿的色块,待到秋收时节,便化作翻滚的金色稻浪。这片孕育着丰饶产出的土地,不仅让翁牛特旗坐稳了赤峰市水稻生产的头把交椅,更成了内蒙古自治区水稻版图上醒目的存在。科学技术则像细密的雨丝养护着这些稻田,无人机低空作业,智能灌溉系统根据土壤墒情自动启停,农技人员带着测土配方走进田间,教农户看稻穗的饱满度,观叶片的光泽度,把“凭经验”变成“靠数据”。于是,稻穗更沉了,米香更纯了,煮出的饭粒油亮剔透,冷了也不回生。

从田间到餐桌,这条产业链被打磨得愈发成熟。冷库前,刚脱粒的稻谷带着余温被送入低温仓储,这是大米锁鲜的关键一步。包装车间里,印着“红山稻”字样的大米正在分装打包,标签上印着种植基地的数据,扫码就能看见大米的出处。物流车呼啸着驶出园区,把带着西辽河气息的米香送往京津冀的超市,送进“北上广深”的厨房。

稻浪翻滚处,是美丽乡村的脉动。曾经靠天吃饭的农户,如今成了合作社的股东,流转土地有租金,下地干活有工钱,年底还有分红。张大爷的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刚毕业回乡的大学生任在直播卖米,镜头里的她站在稻田边,笑着说:“这米呀,是红山文化喂养大的!”

一轮红日缓缓下降,夕阳降临时的稻田,饱满的色彩更加夺目。这不是凭空而来的丰收,是翁牛特旗把“生态”当底色,把“品牌”当画笔,一笔笔描画出未来的图景。这幅优美的画卷,正在龙乡大地上浓情铺展。而红山稻,就是画中最鲜亮的那抹金,它从远古的文明深处走来,向着更丰盈的未来肆意生长。

阿尔丽娜一眼就瞧见柜台上摆放着的投币弹球机,只要投入一枚硬币,里面便会随机跳出一个鲜艳的弹球。这份拆盲盒一样的神秘,让阿尔丽娜兴奋不已,她兴致勃勃地投了三次,换来三颗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弹球。她不过瘾,继续在货架上搜罗宝贝。很快,她翻出了跳跳糖、摔炮、猴王丹、火柴盒、老皇历、辣条、大白兔奶糖、迷你干脆面、明星贴画。每翻出一样,老太太都会笑眯眯地接过去拍拍打打,又用抹布细心地拭去褶皱里的灰尘,这才装进购物袋里。

雪天,没有人来,老夫妇便靠着电暖气片,一边闲散地坐着,一边透过窗口,看着外面纷飞的大雪。

对于阿尔丽娜的任何问题,老太太都会慢腾腾地给出回复。没有人着急,时间也仿佛在这里停滞。墙上的钟表不知何时坏了,时针指在12点的刻度上,再也不曾移动。两个老人也忘记了它。或许,他们也忘记了光阴,只要这里不拆迁,他们不多的人生,将一直停留在这里,没有后退,也不会向前。

雪愈发地大了。门口挺拔的杨树,正努力地将光秃的枝杈,插进厚厚的云层。寒气化作游蛇,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我找到一个板凳,坐在电暖气的旁边,像老人一样伸手烤着。这储存着几十年光阴的小卖铺,吸引了阿尔丽娜,也让我生出无限的耐心。仿佛我可以这样坐在低矮的板凳上,一直到大雪停驻,春天在门口的大树上,叽叽喳喳叫着,将所有被时光落下的街巷,逐一唤醒。

草甸絮语（组诗）

□苏和

在羊肠小道上

在羊肠小道,总会有  
一些羊走失  
一条路,会成为不归路  
没有独辟蹊径的机会  
在牧民心目中  
每一只羊都有名字  
它们用头,拱开春天的门  
就掉进去了

乌和尔沁淖尔

乌和尔沁淖尔除了风吹苇秆  
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芦苇丛中有一窝絮着雁羽的巢  
昨晚大雁留下的体温还没有凉  
雁阵已经乘着季风飞过长江  
一截断苇,哽着一声雁鸣  
黑白花牛,在岸边躺成斑斓  
蝴蝶  
是挽留夏季的最后形状

沿河寻雨

雨云在东南  
那里已经在下雨  
朋斯格犹豫着  
是不是把羊群赶回去  
风带来气息  
那朵云是一把青铜壶  
水已经被晚霞烧干  
雨不落  
朋斯格喉呢发紧  
他把目光投向恩格尔河  
马粪蛋被上游河水冲下来  
一浮一沉  
隐喻着雨的形状

野蘑菇

老牧民常说:野蘑菇喜欢在  
有狼粪的地方生长  
这个夏天,至深秋  
我采了很多蘑菇  
但是没有见过一只狼  
每一个蘑菇  
在草地的破绽里拱出来

辉腾锡勒的雪

辉腾锡勒的雪  
春天来得早,夏天也下  
六月雪,不稀奇  
辉腾锡勒的雪  
刚过未伏,就来了  
来得毫无征兆,跟在雨后  
农地保墒,草甸护植被  
风车吹开《魏书》  
无数大大小小的海子  
都是一片雪  
无论风长、风短  
火山锥子顶端日不是圆  
辉腾锡勒,总会披着雪的大氅  
描一幅不加修饰的书画

听秋夜

风吹草尖  
似乎有人翻动书页  
牛羊在打喷嚏,马蹄叩响草地  
我的梦在蒙古包铺开  
已是深秋,能听见温度错落  
之响  
偶有两声犬吠  
梦语般贴在草根传入耳郭

答案

早晨很清爽,也很凉  
巴塔把蒙古袍大襟银扣扣上  
目光随着羊群移动,沁着冷风  
草尖黄了,也硬了,蹭着马靴  
喇喇响  
巴塔依然习惯骑马放牧,握着  
套马杆  
如同攥着亲人的手  
雪即将来临,那些洁白  
是巴塔眼睛里忘不掉的痛  
以及,那年的雪灾,还有患上  
的雪盲  
写一遍,白毛风擦一遍  
好像这一生,就没有答案

星诗空



岁月静美

盛利者

撰